詩經偶箋

詩經偶箋

采芑

南昌萬時華茂先著

舊說四𨳝說一章得天二章得人三章在國四章在燕余意詩情本自聯絡首言受天之祜就今日之與燕志其寵也次言萬邦之屏就平日之在國志其功也功高者易以驕不戢不難故福愈多矣寵盛者以肆彼交匪敖則福相求矣祝願之中寓規儆之意正是盛世君臣光景審如是周豈有下堂之天子亦豈

有請隧問鼎之諸侯哉

枲蒀之有文章與君臣之有禮節樂胥二字只呼過之詞非謂以樂胥受祜也爲憲亦非法其屏翰法其在國時脩已治人者耳

鴛鴦

四章開説元無淺深下之頌上詞不一而足也

畢則執以掩物羅則張以待鳥斬芻曰摧飼粟曰秣

首二章以不一而足理有固然爲興後二章以馬爲人所養福爲人所安爲興萬年就福祿説非壽者之

讀

頍弁

首二章各六句分上賦其事以興燕下喻其相依而欲其相親也未見既見重既見上末章詞旨哀惻以王者而有山樞宛死之感行葦伐木之意象杳然固知非盛世之詩矣頍弁本是賦伊何與下豈伊異人相應則興矣君子維宴有生前身後一切置之度外意注但當二字正解此

車舝

時說一章追敘往迎之時原其始也二三四章是既至之時述其事也末章總始終而言之四牡二句即首章事覯爾句即上來教意慰其心即上燕譽歌舞意余意一章未見而迎之二三章既見而樂之四五章總是咏嘆之詞我心寫兮以慰其心未有心之寫而不慰者也

雖無好友二句友朋相聚人生至樂淑女好逑固不在好友之下總形容相見之樂

首章德音來括望之也次章來教則見其有是德矣

辰嫁及時也碩女以德故大譽即韓姞燕譽之譽俗作稱揚未是

三章雖無字不是謙意只是望其相樂庶幾字亦兼之之詞緊與雖字呼應并食多寡之謂　鮮我覯爾猶云難得見汝也

陟岡而折薪折薪而葉湑所得副所求也高山人所瞻景行人所履仰之行之則心亦慰矣故以爲興

青蠅

蠅有二種蒼蠅能遺蛆于俎豆中青蠅則善點汙人

物變白爲黑。營營二字狀蠅與讒人。聚之成羣。驅之不去。可謂盡態。止于樊。有窺伺在旁漸漸親就之意。首章以蠅對聽讒者。故宜屬比。下二章以蠅對讒言。故宜屬興。豈弟二字便有優柔不斷之意。此詩人下語妙處。

賓之初筵

首二章言射祭而飲者之善。以發自儆之端。三章言飲者始治而終亂。四章則極醉者之狀。而詳言之矣。末章所以戒也。

首章上六句是未射時事下是方射時事一射中有三次飲酒飲酒孔偕未射而飲也舉醻射而飲也祈爵方射而飲也凡飲酒者皆如射而飲安有酒禍是詩中意賓之初筵未射先行燕禮所以安賓也司馬司正三耦衆耦非一人故曰左右籩以盛殽豆以盛核凡非穀而食之曰殽肅一而不喪德喪儀是曰孔偕既安賓則將射鍾鼓既設遷之堂下東階旁以避射位也舉醻射時主人有舉酬之禮逸逸往來交錯有次第也舉醻後遂射選其才之相次者或爲三耦

或爲衆耦故曰同發矢能中是呈巳之能故曰獻以祈爾爵各人心中如此不惟勝者有此心不勝者初何嘗無此心亦可見其各各醒然處矣

二章上七句是祭時事下是祭而飲之事徐玄扈謂錫純嘏而上是主人獻尸子孫三句是子孫獻尸賓載四句是賓客獻尸各章内俱有尸酢之爵便是祭飲亦通依前説析分之籥舞三句樂也百禮三句禮也禮樂具則純嘏錫此一段總主人奉祭事不重重下面祭而飲上面祭飲即於子孫賓客獻尸中見之

籥舞在廷言文舞則武舞可知笙鼓在下言笙鼓則八音可統以洽百禮有作以樂合禮者不必上作樂已衎烈祖何至此方合禮只開說百禮兼祭中禮文禮物俱包在內其規模之廣大故曰壬條目之詳悉故曰林壬林即既至矣與祭有子孫子孫皆樂於趨事洗爵獻尸以展其能及尸酢以爵乃受而飲之此見子孫之與於祭者無一人不飲也助祭有賓客賓手挹酒將以獻尸而賓客中所携佐食之室人雖不敢自獻尸亦爲賓再酌而加滿其爵以有事爲榮酌

彼康爵之爵以奏時祭之禮斯時也尸飲乎三賓飲乎一此見賓客之助于祭者亦無一人不飲也凡飲酒者皆如祭而飲又安有酒禍也

三章未醉既醉備述飲酒者常態然舉未醉正是點次既醉處四章乃極陳醉者之狀末六句又若閑說道理以致其咨嗟儆戒之意兩章語本無倫序讀者正不須紐合分串然照本文疊疊說去懲創之旨自見不知其秩秩字即指上抑抑反反言末章反耻以上設法以防之式勿六句致告以恐之三爵二句丁

寧以戒之、皆是狀不醉者欲告醉者之意、式勿以下皆本上反恥來詳諷此旨、想見他醒眼旁觀羞愧情狀。分明目不忍覩、中不能安、拊心跌足之狀宛然在目。此等俱非實話、全要描寫意況、數句一直說下不斷。俾出童羖、蓋人至於醉、雖監史二官不足糾其失

凡諸義理之言、俱不能入、即此兩言分明是對醉人。說話、古人模寫情境、傳神肖象如此

首章賓之初筵與三章賓之初筵、各就本章下面飲酒說、若把三章初筵紐合首章、則古人射而飲者、亦

有喪儀之事大失詩旨矣

衛殷墟也康叔衛始封之君也妹土染殷之俗而武王之封康叔也惓惓以沈湎荒腆為戒以剛制劼毖為勸意念深矣賓筵之作其眞能率由祖宗之訓者與

魚藻

萍藻魚所芘網罟之所不能及也魚養于此乘流噞波數見其首數掉其尾樂之至也豈樂飲酒要見杯斝之間太平無事君臣相得所謂樂以天下也有那

其居。則儼然苞桑之業。居重御輕。山河表裏。四海九州之所輻輳。九夷八蠻之所景屬。不止於飲酒之樂矣。

小序云刺幽王也。魚之瘠者首大而尾長。故以爲興。

按六月而下。皆爲變雅。而朱傳槩反小序。審如朱傳之說。則桑扈采菽諸什。宛然蓼蕭湛露之篇。而魚藻鴛鴦亦較之天保猶爲渾厚和雅。不知篇什又何以置十月繁露諸什之后。留此商之。

采菽

此詩首章述諸侯之來朝而錫予之二章敘其來朝之儀三章之匪紓以入覲言著其康侯之節也四章之殿以平日言著其社稷之功也末章就上恩遇福祿而咏嘆以結之時說四章受福宜然五章受福必然二字註中雖有之經傳合經不知何解即首章錫予或以爲迎來之時而議送往之禮不知作詩者先後次第安得拘拘如此三章已言彼交匪紓而末又言亦是戾矣豈不更顚倒乎

象路賜異姓金路賜同姓袞畫龍於衣九章之第一

章也自公而下隨其等以降黼黻于裳九章之第八章也自子男而上隨其等而加衣有五章裳有四章但言袞黼各舉一耳雖無予之口氣難體如今人說饋送雖無他物雜有這幾件物事然但有如此殊不足盡我意思要見馭幸之典自應乃爾非殊恩異數也

二章追其始至而喜之車行則旂建馬動則鸞鳴是一串事載驂句分言之則二爲驂合言之則四爲乘也末句承上三句來

三章正八覲事匪紓句最重獨言赤芾邪輻者覲君行禮芾以利拜跪幅以利趨蹌舉二者以見其餘耳天子所予予字不指首章錫予宜虛看天子褒予其臣必有言以將之故曰命福祿又就予命上推開一步看首章方以爲薄豈有即此爲福祿之理

軍行在後曰殿取其鎮重之義入則能光出則屏翰故曰殿天子之邪平平左右猶有客之追琢其旅也優游忠愛自然之意君尊而臣卑者固有尙追疑畏之形君弱而臣強即如齊桓齊威晉文諸公之入朝

亦有踧踖揚詡之色如何說得優游左右之從與優游之矣皆是詩人用意點綴處見不獨君賢而旅亦賢不獨在朝敬而在道亦敬題外又翻出一段餘波

角弓

此詩刺王不親九族而骨肉相怨九族化之然王之聽讒又不親九族之由故末二章又以聽讒爲言首章角弓有張弛之道兄弟昏因無相聯之理當是反興曰無胥遠矣正訓之也下章遂緊承之曰汝之遠矣民即無不然者汝之遠是以遠教之矣民即無不

傷者三四五章正著胥然胥傷之事若曰世間好兄弟尚不爲汝所移不令兄弟隨風而靡交相爲病矣然世間兄弟令者少不令者多是以相怨一方各懷私利各有肺腸大抵小人之性不可一日無官又不肯各自安于官名位相爭不至共盡不已老馬章復終受爵不讓之意言其不自量如老馬之不顧其後不知足如食者酌者之饕餮無饜此皆爾之遠以教之乃至于此故七章復言王倡之薄則如教猱附塗不知所止教之嚴獻則小人亦必羣起而附之以終

胥然胥傷之意巖猶者敦睦之道也屬者有合離萃散之義雨雪二章極言王之不能去讒如雨雪之消于見晛式居婁驕使安處于高亢敖驕之域如蠻如髦則中國有侏儺左衽骨肉戈矛之風矣

家庭骨肉惟寬容包涵最好故以綽綽爲令若彼此遞相責望意思已自緊急迫狹了安得不至相病世間兄弟到相病時節亦無他故只是較量是非只覺己是而人非較量肥瘠只覺人肥而己瘠私見不化動至乖違故曰相怨一方此等處俱峻刻人情至薄

至于已斯亡如云到末後定至敗亡如今人兄弟爭財兩俱破敗讀之又令人聳矣

菀柳

三章俱相戒勿朝之詞俾予俾字猶言假使也曷予靖之則正言何爲而靖之乎朝天子便是安靖王室亦非必如鄭桓之定平王于東都晉文之定襄王于郟也

君之威貴有以養之無以養之則威神之極反成陵替臣之忠必有以作之無以作之則疑懼之後轉成賊

flat此菀柳之詩作天子所以下席而周不復與也千古人君體貌尊祟至秦而極然秦二世遂亡又不獨周之衰微矣

都人士

詩人從離亂之後經行都邑流想當年似及見都人士之盛者武厲王流彘文物荒涼詩人愴而賦之亦非文武成康之際也詩中各章散散敘去各章首唱彼都人士一句章末志其不見之感無限悲涼無限悵憶總是昔日月中景今日意中事低回欲絕正如

洛陽父老想復見漢官威儀唐父老說開元天寶遺事候景先所謂我殘年向盡見此盛衰不勝哀感也首章狐裘三句有三平者有以容與言對者俱亦不妨總只見太平之世物力饒人文盛故景象閒雅雍容如此行歸于周二句言此時倘得行歸於周則萬民之望集焉歸者有味人必去而後有歸也二章臺笠撮笠綢直如髮宛然村落中樸茂之景三章男皆珮玉女皆尹吉宛然盡貴家大族舉止之風綢直如髮如而通言其髮密而直不屑鬈也尹吉甫之先姑

蹶父之先言都人士之女皆大家風範也四章再以其帶與髮想象而美之末章又即帶髮上咏歎一番匪伊垂之匪伊卷之盛世景色風華件件緯有餘地只覺從風之帶如雲之髮飄洒優裕意思婉婉流露此等處文心詩景天工人巧俱絕漢魏而下文人斷不能道隻字也

采綠

此詩與卷耳載馳同例通詩皆閨婦思境采物不盈事以思奪也手方采綠忽念髮之曲局歸而膏沐此

中想頭暗暗轉動處大可味五日六日不可拘泥如云說昨日到今日還不到耳後二章總是思境付度處言君子今遠出如此儻使歸來狩則爲韔其弓釣則爲綸其繩釣魚而出行共觀之相親相暱豈至如今怨曠然歸果何時耶只如此說大妙注欲無往而不與之俱亦是亦不是

黍苗

此皆從役者之詞首章言召伯之勞以引其端二三章則自道其相勸而慶幸之詞四章則又歸美召伯

以終首章勞之之意末章曰王心載寧見不徒能恤下情亦慰君心明召伯之功大也

二三章舊有謂行者自相勸勉必謝功既成而後歸者有謂召公勸戒之詞者還是行者共相慶幸言拊循有召公我輩無有他慮維待功成旋歸而已我任四件俱就人說有負任者有推輓者有御車者有服牛者

肅肅以規模形勢言營董治之也烈烈以趨事赴工言成鼓舞之也原隰就疆理言泉流就溝洫言

隰桑

此詩大意與菁莪局例其樂如何欲自言而不能也云何不樂欲自止而不能也德音孔膠既見君子則喜其德音之孝膠固而不可解舊說指好賢之譽尚淺

末章文氣連說不斷遐不謂矣與中心藏之一正一反眞情懇惻宛轉曲盡味其語意更有一段不啻其口出氣象隱然言下本不欲忘又却說何日而忘俱詩人形容之妙註中數語可謂傳神

白華

通篇惟之子無良二語稍露怨意餘俱憂念之詞

白雲露彼菅茅當作霞露之露非雨露之露

鼓鍾二句舊比誠意不足以動王還是言宮闈之事

不可掩爲長

黃鳥

此詩總是望人以意氣之事比意與碩鼠采苓同開

口托黃鳥爲言下便順文說去直言已志不必更補

正意止丘阿倦于飛也道云遠勞未已也飲食望其

周恤已也教誨望其指引已也後車望其振拔已也

瓠葉

豐以宴賓者魚麗是也易鼎之彖曰大亨以養聖賢薄以待賓者瓠葉是也易損之彖曰二簋可用享

獻酢醻只當飲字看似不必拘獻賓酢主導飲等節次然亦要見不因物薄而酒一行即止意

漸石

征夫驅馳險遠已自難堪又崎嶇淫雨中其苦何極

然采薇杕杜下不自言而上言之至於征夫剌剌自

訴。而上之恤下、下之忠上。俱杳然矣。

山川悠遠二句爲節有以維其勞矣總項上二者非。卒字狀險峻可畏氣象沒字狀深箐懸洞杳杳深入之意曷何爲也下日不遑出正足上意杜子美行色遞隱見人烟半有無僕夫穿竹語稚子入雲呼可想此景。

豕性負塗常時白蹢亦污今羣然濯泥而白蹢見積雨多停潦故也月水之精畢好雨之星月離畢又將雨矣此說於經傳俱合但于訓義稍左要知訓義乃

總說不必牽滯以失經旨

苕華

此詩不盈數句而三覆一過國勢之危迫人情之愁若物色之凋殘皆瀟然在目苕華柔脆之草其青其黃總不能久生比周之將亡也牂羊以見陸產三星以見水物去無羊魚麗之風遠矣人可以食二語令人酸絕

何草不黃

一章盡人之力二章盡人之情三四章承言如此豈

非以禽獸待其民乎

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此言有棧乃言車之狀也以實字當虛字如朱幩鑣鑣之類是也

一說棧閣也閣木于車上故謂之棧車役車駕牛棧車駕馬今以遠征非牛車所能任用駕馬之棧車而實役於民間故毛氏以爲役車耳此賦於公乘之外者也民困極矣

詩經偶箋卷之九終

詩經偶箋

南昌萬時華茂先著

大雅

文王

此時周公所以戒成王通章總述文王以德受命而后王受祖宗之命者祈天永命須法文王總重文王之德上文王之德四章之敬盡之於昭之神不已之闕皆是也文維受天之命故子孫臣庶世世相承臣庶子孫不逆既以周之臣庶姎帶周之子孫又以商

之子孫臣庶映帶周之子孫臣庶總是揚扢文之新命處而五章王之藎臣忽唱此二句說到法祖以明相戒之意正是文字喚醒精神處法祖無他只是法文之敬便是聿脩厥德德即敬也永言配命永言即緝熙也宣昭義問即不已之閒也法祖則得天得天則不至如殷之喪師隕命監殷亦是說法祖中文字映帶處隨机湊泊宛轉關生而末以天之無聲臭歸到儀刑文王上與章首於昭於天正相關照文維於昭故得天後人法文王即所以法天萬邦孚得人即

所以得天詩旨自明白痛快舊說以命周絕商監殷法細分截牽紐反增纏繞蒙其生面矣

首章反覆言以德受命贊嘆不已故屢言之總是一意陟降二句註作推原看今以贊歎語意會之不過將文王在上二句再說一遍如云爾看文王現今何在眞是一升一降不離上帝左右此是何等昭著已微逗亹亹精神矣

二章首言德之顯未言所以顯今既没而令聞不已正是文王顯德處首言命之時未言所以時今陳錫

于周而福其子孫臣庶正是文王新命處亹亹二句
尚虛虛說四章敬止句乃實指之然亹亹強勉正敬
止之意也陳錫句該下五句須重講福文王報子孫
臣庶俱所以福文王也不顯亦世不指富貴言所謂
代有聞人耳
三章將說世之不顯是巳然事不顯亦世是未然事
看來亦相承語無大分別也世之句一滚直串到之
楨住時說傳世之顯就今日周士子孫言厥猶以下
就周士言大貫周折厥猶翼翼亦敬德也思皇四句

承此句數繹之文王以寧其神安也　楨築墻所立
兩木也亦謂之翰亦謂之榦榦今皆誤寫作幹
四章穆穆非就外之德容言文王之敬渾然無迹莫
可形容凡人內不敬外不莊則必輕躁淺露深遠之
意維純敬者有之光明者敬之本體緝如緝麻之緝
連而續之使其常明不昏敬德純矣假哉天命卽所
謂其命維新歸重文王得天不重商家命去悽惻上
五章侯服下緊接以天命靡常亦見警惕之意膚容
之美也敏應事之疾也黼冔與商同冔則商制雖是

尊禮先代亦有垂戒意在無念爾祖只就藎臣言戒
王在其中亦須說得渾融有謂不能法祖後將服周
之服助祭他人等語者詞雖激切大欠渾融
六章聿脩厥德只是敬永言配命只是緝熙其敬命
祖不外脩德常脩德所以配天命多福亦只在配命
之中此詩八命字此命字獨以天理言餘皆以福祚
言自求多福自字分明皇天無親祖宗無權說得恁
地懇切殷之未喪師語意含畜不了不說到子孫覆
亡上去蓋周今日鼎盛正如殷未喪師時耳意味深

惻。又說得／／處可思。

命之不易就上語作勢卸下爾躬直說成王義問宜昭亦欲其如文之不已也有虞殷自天語意連下不屬監殷上說上天之載是又別起一語頭以轉下法文王意非以上天之事爲興亡之事也若只以廢興禍福言則天又何難度之有此詩首末俱有天字大可會儀訓表如儀表然刑訓法如律令然

大明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二句一篇綱領首章述天人相

與之機說來十分痛切二章以下述文武以明明之德受赫赫之命文武是周家極大關係人故各本其誕生之自揚纚而言之末二章牧野伐商則赫赫之命集矣舊以明明在下屬文王赫赫在上屬武王者固非近皆以二三章謂文王以德受命之事四章至七八章武王以德受命之事世皆從之若論明明之德周自后稷播種粒我烝民公劉以來代有明德豈獨文武若論赫赫之命天心默屬當其未生文王時郟鄏之鼎氣數已定豈待文王然凝眷受籙坐明堂

有天下畢竟在甲子觀兵之後文安得有赫赫之命三章受方國事不過舉其當年錫弓矢三分有二事耳通章合文武觀之明明在下赫赫在上自見不得截然分析前面文王言德亦言命所云有命既集命此文王正就天心之默屬言從後面看出後面武王處竟未說到德上詩人本自負融讀者安得別尋支節如此

首章天難諶斯緊頂明明二句非與不易平對維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豈可信者乎天不可信故維王

不易維字語脉喫緊言天下安危禍福維天子爲甚大也天位則非藩封殷適則非支庶如此亦不挾四方使字更說得凜然可畏

二章一意歸到生文上自湯以下曰商盤庚以下曰殷就父家言之曰來嫁自夫家言之曰嬪互文也

小心章正是徵文德盛處不可以此爲文王受命之事小心翼翼是敬止樣子爲生處像心體之斂藏細密非畏懼之心也翼翼亦是本體如此不着工夫恭愼二字尚替不得故注曰恭愼之貌昭事四句舊以

得天得人平看看來昭事上帝正應明明二句肅照有情不回又從昭事句推出方國之受又多福中事天監在下二句不可草草看過回顧章首主腦貫通後面血脉正在此句有命既集即代商有天下之命天眷周德此時已萬分堅決萬分停當乃生武王以誕受之武王特應期而出者耳故不日方集而曰既集也此合下章俱是文字波瀾處不甚緊要

俔天之妹言太姒之德若與天相伯仲然何法妙品

文定句婚禮之始親迎二句婚迎之終

有命自天五句即上文之意而重衍之猶古詩換章叠句體有太任又有太姒故曰纘生文王又生武王故曰篤兵本陰謀逆德以應天順人行險而順故曰燮燮字字法妙品保保其身也佑助其行也命命之爲天下君也

七八章所以終燮伐大商之義上章陳兵時事下章交兵時事革車三佰乃有此氣談丈人師師乃有此英邁可見武王師中氣象既曰燮伐復曰肆伐燮則以和言伐之德肆則以威言伐之功維德順天惟功

救世當時只誅紂汚濁便除氣便淸明故曰會朝清明此所謂受赫赫之命也

綿

子孫隤墜先業多由不知先世艱難侈大豐亨習爲固然故周公戒成王旣咏七月復陳瓜瓞七月居豳時事民事之艱難也瓜瓞遷岐後事王業之艱難也詩意直自祖宗微時推到後日興王舊說厥問以上言太王之興王業棫樸以下言文王之興王業其實聖子神孫積累有漸只疊疊相承說民之初生與文

王蹶厥生相應民之初生自土沮漆由此而遷岐由此而服昆夷由此而虞芮質成有興起之勢矣固曰文王蹶厥生以終瓜瓞之比其敘太王獨詳正欲成知王業之艱故也末又另發一意以及文王得人之盛蓋又見祖宗既能脩德又能用人蓋知創造之非易矣

傳中其國甚小二句不謂太王小文王大蓋太王迁岐而前已自漸大至文王而極大觀後作棫四句可見

綿綿瓜瓞。比意以一句該全。詩又是詩中一格。文王受命如瓜之成。太王未遷岐前如瓞之小。旣遷岐後如瓞之綿綿引蔓徑是到豳生止然在首章則首章之比。以瓜之大始于瓞之小比王業之大始于漆沮之小也。民之初生未便是太王時還是太王以前厥初生民時維姜嫄此一初也。自土沮漆又一初也。由其中微而復振若初生者然。見先人之德之不可忘耳。古者窟居隨地而造若平地則不鑿但累土爲之謂之復若高土則鑿爲穴謂之穴皆如陶然以陶去

其土而爲之故謂之陶未有家室兼民居并包下宗廟門社官室在內此章之太王不過自公劉沿及之下始言太王事

二章三章有謂形容其草昧時卜宅相地精神風釆一一可觀者章旨只重太王創造艱難上此尚是餘意又有謂至於岐下不可言擇取意恐碍下文詩人之意亦不如此拘拘下文分明言土地之美則說歷覽山川不如岐下亦復何妨來朝朝早也猶言早早來云耳爰立姜女此處點內助與末章推功四友俱

是開剏大關係周原二句驗之物爰始句謀之人契龜句卜之神曰止曰時言可以止於是也

四章乃者始事之詞篇中凡十三見俱可味慰止左右居民也疆理宣畝授田也慰之使無故土之思止之使無新遷之苦左右是分布其居乃周原之左右非公宮之左右也疆理與信南山章同解宣時謂給廬舍註一作布散而居一作導其溝洫還是溝洫於田事更合于宣義亦合畝則芟夷墾闢之功也周爰執事即申上意不必更開說

量地以成邑度地以居民司空之職故次召之致衆庶令徒役司徒之職故次召之俾立室家包下廟堂門社說其繩則直三句有專指作廟說者未是三句總是將所營建者定其規模如分別何處是廳庫何處是宮廟何處是門社揆其基址方面則繩以直之柔其版則縮以載之特其所先營者宗廟耳故曰

廟翼翼

朱子曰國都如井田樣畫爲九區面朝背市左祖右社中間一區則君之宫室宫室前一區爲外朝凡朝

會藏庫之屬皆在焉後一區爲市市四面有門左右各三區皆民所居而外朝一區左則宗廟右則社稷焉此國君都邑規模大槩也

捄之六句止就縮版者詳言之只味陾陾薨薨登登馮馮幾字而築牆之聲響宛然在目陾陾是盛土之人衆薨薨是投土之聲衆登登是用杵聲之相應馮馮是削牆之聲極堅鼛鼓以鼓役事鼓不能止非謂不能止人之力作人心競勸鼓自不勝其擊且如有不能相勝者然字法

宫室之郭門曰皐門宫室之正門曰應門社築土以爲壇植木以依神有壇而無屋故曰冢土三乃立字明始建也戎醜攸行是未然事以上三章皆嘗建之事也。

柞棫四句要看得好祖孫相爲首尾自太王說到文王時去然不得過爲分別周公歷叙世業遺却王季一段含在木拔道通内特不明言耳四矣字見不期然而然之意維其二字有只知衝突避去不暇爲謀之意

文王蹶厥生正遙應首章初生歐陽公曰初誦太王遷岐遷岐後乃曰文王蹶厥生事不接文不屬如連山斷嶺相去絕遠而氣象聯絡最是文之高致蹶字王氣勃然奮起如蕨之未拳如竹之初籜怒生之象從筆端描出正與瓜瓞光景關生可味可思質成不是蹶生之事特拈出言之此正訟獄者不之商而之文王也四友是文王當日事更借此作一點綴作一收拾于文字既有餘波于作詩勸戒之意亦無遺義然亦不得全歸重四臣失作詩大意此等處善說詩

者自然得之耳

棫樸

首三章言文之得人後二章言文之得人由于作人綱紀之化正左右之所以趨也

濟濟以容言是贊詞雖根德來其實當不得德看左右字包下髦士六師在內然不可認趨文王者只有此兩項人

二三章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以助祭行師言之奉璋王執圭瓚以行正祼諸士各執璋瓚以助亞祼也

用圭瓚統六師是王者事文王時未爲王當無此事須知此二章只是形容聖德得人偶拈此二事非必實實奉祭實實于邁也㦲㦲就奉璋時容貌言之于邁泛言君行師從自是常理不必征伐而后六師及之也

四五章作人則教行矣綱紀則教達矣雲漢維大故成文于上興文德維壽故成化于下作人是周王去振作人勿作人化說追琢金玉舊以文質對余終覺興意不愜即傳中三至字亦是虵足余意追琢即以

追琢此金玉說以金玉之質追之琢之故能成章。以勉勉之德綱之紀之。故能及四方。須共參之勉勉即文王章之所謂敬止也亹亹也綱總而舉之紀詳而理之朱子謂四方皆在他線索內牽著便動精甚

旱麓

棫樸言人心之自趣此詩言天心之自福無非見其德之盛處二章皆多興少賦故曰詠歌舊說首二章德足以得乎天三章德足以感乎人四五六章德足以感乎神非也首二章天字固屬添揑卽以作人爲

感人亦屬難通通詩重豈弟上此是咏歎文德故不必實指其德只從其德福相因處反覆賛歎不必蠶分肢節段落豈弟君子每章喚出維清酒章無之此蓋合瑟彼章以足其義者也首二章言君子以豈弟受福即以自然必然分說者亦似不必三四五章言君子之作乎人勞于神者君子爲神人之主神人之協皆君子之福也首言干祿豈弟而末乃以求福不回是之正與首章相照干之以豈弟則是求之以豈弟福以豈弟求之可以爲不回矣

干祿豈弟句法妙品君子無干祿之心而有干祿之道凡天地間種種福祿不過是和順之氣所凝成而聖人一身溫良易簡與和順之氣自相湊泊故不期福祿而福祿歸之蓋聖人者理氣之所統會理合于己氣全于天其道然也

鳶飛二句注中說鳶魚處大自有味作人與前章不同前以周王之作人言此以人之感化而作言也

勞者眷顧保愛使得爲善之私不虛作德之勤也

思齊

舊說俱註皆毋兼並重看來首章專美太任以爲文王之聖之張本也言此思齊之太任乃文王之母上以致孝于姑則媚愛太姜以盡婦道下以示法于婦則能使嗣其美聲不媢妬而子孫衆多以見文德之所由起也維其有所禀受而來是以格先而鬼神歆之齊家而家國順之畧畢二端幽明之理盡是矣因推而進之見其所以格神齊家者一德耳其德之純在宫則爲和在廟則爲敬境固有顯非臨不臨所可分文自無射無保不保之可二總見其德體自然處

下二章又承此而刑容其居身與作人之妙戎疾二句困而能亨文之德不以人而損也不聞二句不思而得不勉而中文之德不以人而益也無斁即三章意無斁於此譽髦於彼矣此詩言文德皆聖人極致之事也第三章純亦不已也四章從容中道也五章至誠爲能化也

惠宗公乃平日所行克肖其德不在祭時言子孫顯覆典刑前人憾之曰怨子孫愚騃不肖先人惜之曰恫刑于管下三句重人無不化不重有序上家邦即

是天下國自爲政家自爲俗此可証家邦二字之義肅雝俱在心上看惠近雝而在宮曰雝雝刑近肅而在廟曰肅肅所謂時措之宜也不顯二句最難體會文王之心只是臨保若說因不顯而加臨因無射而加保豈已加一番提省豈所語于文王之德之純不顯句是戒慎不睹恐懼不聞無射句是不動而敬不言而信

四章俱就行事上說文王未始棄前聞黜諫諍然文王畢竟未嘗借力于此故曰亦式亦入

有德者。行道而有得也。有造者。磨琢以求成也。譽髦字。余意二字。平看。聲名之著為譽。才德之美為髦。註似強。

皇矣

此詩舊依總註。一二章太王。三四章王季。五六章文王伐密。七八章文王伐崇。非也。大雅自文王至生民。皆詠述祖德。明周家受命而王之事。以成成王。此篇各章俱以帝言。見周之所以受命而王者。一本于天。最宜著眼。前綿綿章意在敘王業艱難之由。故詳細。

在太王遷岐而以文王為餘波此章意在敘王業盛大之由故詳細在文王伐密伐崇二事而以太王王季為緣起凡讀書須看古人下筆意思所在雖千年故紙自覺靈通如此着眼便敘文王處亦是敘周業之興原不為文王但詩人語氣却倒注在文王上看他敘王季着自太伯王季一句便見分曉作邪即上與宅之命也作對雖不言文王意實指文王也自太伯王季言天之命文王自太伯避去王季嗣位之日已定詳玩朱註此老亦未嘗指定王季人自放過至

下章比于文王一語則又陳倉暗度函谷宵征已明
明遏出入于此特未着眼耳伐密伐崇二事是文王
當日聲靈振動處在文王恭行天討爲方伯則脩方
伯之職正是其服事處然實實周家氣勢漸張大于
此故特及之
皇矣四句是一篇提綱然尚虛虛說下纔及眷周事
維彼二國至受命既固固是說太王然意在引起文
王且反覆含咏維彼二國六句風旨卽不啻公劉由
戎翟而豳由豳而岐俱隱隱在內乃眷西顧二句始

是太王將事皇矣二句泛言天之臨下至監觀求莫
方說到立君爲命太王張本二句極重下二國字四
國字西字俱與四方應究度字顧字俱與監觀應二
國雖泛言夏商寔暗指桀紂總是形容周德得天將
推有周故抑二代太王當祖甲時紂尚未生桀更無
干猶崧高美申而及甫詩言固不甚拘拘也上帝耆
之尚未說着太王然反覆數語總趕到末二句去耆
詁訓致猶言取也式如格式之式廓如匡廓之廓
作屏脩平是去其死存其生攘闢啟剔是去無用存

有用遷明德二句承上八句是一套事而天立厥配
另是一意受命句總承上說
帝省二章人泥爲天命王季看本文上連太王中含
太伯兩提維此王季趂入比于文王線索了然何等
手眼省字妙即上監觀意斯拔斯兌即上作屏諸句
之後開闢如此正太王時事作邦作對有此邦無此
君則邦與誰對對字字法妙品若非暗指文王而專
屬王季則太伯豈不能當此邦者乎詳言太伯王季
讓位之事者使太伯不讓則世統不及文王使伯讓

而有以兄避弟之名季受而有以弟先兄之跡太王必不肯奪嫡王季又豈肯亂宗亦必不能及文王維太伯晦跡荆蠻王季以長兄不返不得已而代主宗祧可見聖賢作事可讓則讓可受則受無意無必無爾無我無假托無避忌其于天親之愛鞠子之哀分毫無損推而論之堯舜禹之受授不過如是箇中先子兄弟相知相成深處當時人不能知後世人不能到使王季稍以形跡自疑遜而不居反不是因心友是不友上逆天命中墜先業下違兄志反薄靈長之

福不是篤慶於國反掩泰伯之讓不是錫光于兄四句三則字語極緊正是言王季之德而爲天作對之意一順說去自在奄有四方是文武事亦見是王季貽之者故云云

度心猶云天縱猶云天牖其心度物分明是心而云帝度清靜正言德音而曰貊其只是歸之天意明其爲天所眷耳克明以事言克類以人言克長以教言克君以治言克順以人無不服言克比以下無不親言王此大邦是串插句靡悔只于今爲烈之意受祉

即與宅作對是施孫子即奄有四方是
五章以後皆言文王武功而冠以心體語者聖人之事功即聖人之心體也凡脩征伐之績者不過欲弱敵強巳思伯思王師旅欲其張皇聲威欲其振耀此都從畔援歆羡聲色夏革中來功名愈高道德之意愈微矣故曰登道岸曰順帝則兩申帝謂文王又見其奉天而伐暴也離于我曰畔附于彼曰援歆物有以動我如鬼神之居歆形未交而氣巳接也羡我之慕乎物如行炙人有欲炙之色也人心即道心無之

即是道岸矣利欲之溺人如沉深淵如汩頹波如濡泥淖故曰岸猶釋氏之言彼岸也文爲方伯屬國相侵損已之威失人之望故曰篤周祜曰對于天下依其在京只依注安然周京未親戎事便是有依字以心言太腐陟彼高岡提起高岡句高岡上有陵阿下有泉池既陟高岡則無敢陳于我陵我阿者無敢飲于我泉我池者中二字不過衍文叠還有云我陵爲我阿我泉必我池者殊俗儞牽強之見容服而歸者日衆故有鮮原之度萬邦以諸侯言下民以百姓

言然文王只遷豐伐崈遷程只汲冢周書有之姑照舊講以俟查考可也

此章言文德總是自晦不自用之意在人爲明德在天爲帝則無兩物也聲色夏華皆知識之用也不長不大宜說得圓非猶有聲色夏華而但不長不大之云也聲色夏華化由于知識化知識化則帝則順而德明矣有拘注作兩層看者反似未暢仇方與葛伯仇餉仇字同音若謂崇侯之讃文固仇之反看得文王太小且崇侯譖文事雖史記有之未必非太史公

因此詩傳會之也鈎援所以登城者臨衝所以攻城者

八章正伐崇之事言言仡仡妙寫驕悍不服之狀執訊攸馘不過備其人耳類天以討罪出于天也禡神以兵法出于古也伐聲罪也肆縱兵也絕殄其世也忽滅其國也緩攻宜侮滅國宜拂無侮無拂想見王師氣象

靈臺

此是檃括民樂之詞以為詩所謂民樂只是隨君所

有而喜談樂道之只須就臺池鍾鼓寫得斯民樂君意出直覺有天下太和萬物咸若氣象有疑臺沼鳥獸與辟雍學校並舉者鄭氏謂辟雍及三靈同處在郊當是

經始經度之始也經謂度地定基度謂設表正位經始攻之勿亟予來俱一時事攻之是已來也不日成之是成已亟也下只咏歎上文形容至德之世上一味愛惜百姓下一味踴躍君公光景耳然此等光景都緣文王平日感民至此若說因文有勿亟之令始

動子來之誠不維道入騶虞且聖德意重民樂意輕亦失詩人之旨矣

二章囿沼俱承靈臺說登臺而在囿在囿而觀沼也

三章簴諸說俱謂懸下賁鏞者非是賁鏞固列于東西序簴是懸小鍾磬者今郡學有之其制固可覽而知也植木爲簴橫者爲栒加板于栒刻之捷業故曰虡業畫采于業曰崇牙樅樅然有文故曰維樅此懸樂者之制周也賁大鼓也列東序鼓字衍文鏞大鍾也列西序此統樂者之制偉也於倫二句意串而文

平於樂辟雍不是樂得其地言以是樂奏是地爲可樂重樂上說

末章首二句如古文換章疊句演以成文固泳歎不已之意亦以起下二句見此樂正未艾耳人維心所喜悅維恐其盡俱是描畫民情處

下武

武王之事本與三后相反此詩開口說王配于京下而求德作孚孝思順德種種與配京關照蓋周家兄弟父子之間王季與夷齊分讓不讓兩局王季不讓

便是友讓便不友君臣之閒武王與舜禹分征誅禪受兩局征誅便是孝不征誅反是不孝武王化家爲國化侯爲王全是曲體先人至孝處夫子達孝之稱正本于此首章王配于京一句是綱尚空說二章始發明之世德作求配京之實也世德原是天理配命是作求喫緊處此即成孚之本也三章就武王可以爲式言然所以能式者以世德作求也作求處都屬孝思故曰永言孝思而以維則詠歎之四章以人應武王言然人之應武王者以武之世德作求也人應

武王處都是應武之孝思故又曰永言孝思而以嗣服詠歎之五六章總諮後事見孝思不獨可以配三后而又以示子孫子孫繩祖武處俱是武王有以貽之不重子孫上王之配京合此二章而意始全矣有謂五章創守一道六章天人一理者非也

下武世講作文武畢章于下文牽強不安余意下字對在天言之三后在上則武在下矣下武造周而世有哲王令其神在天而王配之于周京似覺理順而文情亦暢留此參之

王配于京處說所以配者全在下面
二章王配句再提起下之詞世德在三后武王亦不
是步趨先人循塗守轍作用故曰作求有述而兼作
之意德與命非二合着德自合着理故曰配命成王
孚即中庸所謂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孟子所謂天下
信之孚字妙有會作信字看尚淺
三章成王之孚連下須說得圓轉既孚契則實有相
感者在故不徒信之必且式之孝思思字極深全在
精神意用之先有一段潛相往來潛相征向者在孝

思卽上求世德之思永卽配命之永自人法之曰式自我可法曰則則字只就孝言若必欲如武王爲天子豈有此理

四章媚茲二句正是爲式維則事昭哉嗣服不但就王業光大言武王繼志述事一腔心事對先人處如靑天白日正大光明故曰昭哉

五章昭茲來許四字兩截言武王之道昭然于來世如此來許繩祖武亦如武之求世德永孝思便是受祜亦如武之媚茲便是來賀又是受祜中事不平四

方來賀則屏幹在天下故曰有佐

詩中成王孚式下土與配京嗣服只一意詩人只要發明孝以續緒故其言不一而足不必疊作幾層

文王有聲

前四章文王遷豐之事首章敘其遷之之由後三章詳其事後四章武王遷鎬之事五章敘其遷之之由後三章詳其事文甚聯絡分明各章以烝哉結之俱就本章說

適求二句一氣不斷視民如傷兩言摹狀如見可謂

傳神之語總見文王心在安民則崇不得不伐豐不
得不遷所謂遷豐之由也
二章只氣落重作邑上從武功說起者爲作邑張本
也
三章正遷豐作邑事城因舊溝邑稱其城制度簡畧
如此疑于棘欲然實是文王追孝處追孝無他體先
人之志不欲以土木累民而已
四章王公只就作豐言承天順人承先啓後便是功
處攸同維翰與下攸同維辟要各像文武時勢此以

六州言後以九州言此是方伯彼將有天下

五章豐水二句不甚重如奕奕梁山之例說攸同維

辟亦爲遷鎬張本

六章鎬京二字提起下講學建都皆遷鎬中事也四

自字就鎬京言之

七章前鎬京二字已包此章在内非學校既作又定

居之謂也四句一直說下重考卜上言王考卜以決

宅鎬之謀而龜果叶吉遂成之也

首章先發文王心事而後及遷豐末章則承上遷鎬

而發出武王心事詒謀以遷鎬爲主詒謀之事不止建都幸學而二事已在其中詒謀及孫子又不必言矣

遷豐而稱武功文王之武也遷鎬而稱辟雍武王之文也此亦微顯闡幽補捄幹旋之意

生民

生民尊祖也后稷爲周人之始故南郊之祀推以配天前七章敘稷受孕降生見棄之異種植之功俱見稷可以配天處至末章始及尊祖配天之事此詩不

用于郊祀時。而用之受釐頒胙之際。故多以后稷爲言。

生民。槩以周人言。猶云初生我周也。攸介攸止。亦是詩人常語。不必定是郊禖之地。夙訓肅。正寢在前。燕寢在後。側室又在燕寢之旁。生子必居側室。有不敢當尊之義。故云肅。

不坼二句。便見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二句。卽指郊禖之祀言。心無怨恫曰寧。安享祭祀曰康。或疑既知爲上帝所生。何故棄之。不知此是後來追述之詞。詩人

自每章一義。不得拘拘也。

腓字謂足不踐見以足肚回護而過之如字愛然。

相者助五穀也天能生物地能養物而不能成物后稷開粒食之教于天下萬世有輔相之義與天地參者曰相此正天所以生稷稷所以配天處通章血脉皆會于此十寔字皆着力之詞要見耕穫初闢人民初粒之意所謂有相之道也有邰句重封邑以報有功不重主姜嫄祀上

秬秠可以釀酒醴穈芑可以供粢盛故曰嘉種復言

降嘉種者因祭祀而更端言之以起下文也祀泛言
不止姜嫄之祀
或春四句爲饎事也載謀句吉蠲事也取蕭二句求
神事也載燔載烈句獻尸事也取蕭以祭內神取羝
以祭外神周禮夏官註行山曰軷祀軷者封土爲山
象以菩蒭棘栢爲神主既祭以車轢之而去有謂祀
軷爲五祀之一言此以該五祀者有謂祭行道之神
使無阻鬼神之來者並存之以俟考可也燔爲庶羞
烈爲登豆與嗣歲就將來歲歲相承說。

后稷肇祀三句形容祖德可謂婉而暢曲而實肇祀正與前以歸肇祀相應見今日格天之速全賴祖德惟稷配天維天歆稷南郊之祭可以卑天可以事祖

按史記簡狄帝嚳次妃姜嫄帝嚳元妃而今以爲高辛氏之世妃吞踐之說大覺妖異可疑蘇明允曰以乙鳥降爲祀郊禖之候履帝武爲從高辛之行吞踐之事出于馬遷之疑詩而鄭箋又信馬遷之過是矣然謂稷之弃無災無害姜嫄遂疑而棄之此終求其故不得而傳會之說也洵之言曰莊公寤生姜氏惡

之姜亦惡莊而止矣況莊公以寤生惡叔段必以易生愛稷又以易生而棄耶三代而上事皆滅沒隱見殊不可知子由之論稷又曰虎豹之生异于犬羊蛟龍之生异於魚鱉又或一道也竹王之生剖中流巨竹而得之又況在開天之聖洪荒之間乎始無子而弗之既生子而棄之弓韣之祥甫叶而呱呱之子數置于牛羊林薄之間又不可解矣

玄扈曰六章以下皆言祭祀之事本一套語脈連接不斷朱子以六七章爲稷之祀末章爲今日郊祀無

緣將一段事分爲兩截有部家室以上言后稷之功已盡誕降嘉種以下俱今日郊祀后稷配天之事但祭天不宜祀行道之神取蕭祭脂三句下依鄭箋云取蕭祭脂于行神之位馨香旣聞取羝羊以祭神又燔烈爲尸羞焉自此而往郊以興嗣歲云云似屬有理備之

行葦

此詩無先後次第只是就燕飲事歷歷摹寫以見親親之意凡筵几傳御獻酬飲食歌樂射飲俱故事也

詩中言之亹亹正于言外見其慇勤篤厚云耳。

首章勿莫二字相應有味莫遠具邇一正一反語也

肆筵授几未燕時事二或字宜玩有於開燕之初預擬何人當肆之筵當授之几意。

二章以下俱燕時事此章作四項分肆筵三句侍御之盛或獻二句獻酬之盛醓醢三句飲食之盛或歌句歌樂之盛鋪陳品物曰筵藉之曰席筵在下席在上設于筵之上故曰重席必者設席而已老者則又加几使有所憑緝御猶言更僕也或獻或酢二句一

串下主獻而客酢之主見洗爵以酬之而賓終奠之所洗之爵即所奠之斝也

既燕而射即席而後便云既燕非燕畢時而後射也

序賢序不侮非以賢愧不賢以侮愧不侮只與燕之人恐有一人不飲故假此以致勸酬之意

曾孫二句引起下文之詞酌以大斗三句與祈之爲此春酒思樂之既飲旨酒同此稱觴上壽之常詞不必向飲酒者推求所以壽之故以引以翼又另一意不承飲酒說人老則智易昏故言引行易惰故言翼

引翼只父老輩自相扶助不必說向王者身上數以字有勸之之詞有德則日休故日吉維祺便是景福攸好德然後考終命

既解

此父兄所以答行葦大略與天保相類通詩皆感恩祝頌之詞感恩既深故其祝頌語反覆重累不一而足前三章詩人祝之後五章復以公尸之嘏告賓之亦不過見巳之祝願者非臣子私情一人臆說耳福不外祚胤兩事自其享嘉和順言之謂之景福自其

光明盛大言之謂之昭明而有融高朗又自其昭明者極言之在後日謂之令終在今日謂之有俶總無二意即公尸以下亦原非另生一番意多一樣說詞也

自章景福即含下祚胤意在内二章昭明即接上景福來三章又接上昭明來有融高朗只是摹擬福之氣象如此萬年言其久不以壽言自我致之則曰以介自彼錫之則曰介爾

其告二章言奉祭之誠正致福之由也所云不過上

景福昭明只拈出祚胤二字來滌濯之治曰靜新美
之薦曰嘉朋友二句助祭得人也威儀孔時與上句
不同上句就朋友言此以主人言不疏不數不僭不
賦曰時孝子只對祖考之稱不重孝字上誠敬不竭
謂之不匱合朋友孝子俱重君子上類者以類相從
之意德福相因爲類吉祥善事連類而至亦曰類永
即所謂萬年即所謂令終也
其類章室家之壼即那居意所以脩玄默而迓天休
者于是乎在壼巷舍閫道也

其亂二章將亂祚反覆互言亂祚原是相須亂而無祚雖子姓繁多而無承藉之地祚而無亂雖河山鞏固而無受享之人此詩交互言之所以爲善頌善禱

僕御必附近于人故福曰有僕孫子無窮之稱直貫後世在

鳧鷖

天子之祭必取孫列之諸侯入爲卿大夫者爲尸故曰公尸祭之明日則燰其祭食以燕之所以尊尸也尊尸所以尊神也五章一意首章而下不過反覆咏

嘆之凡言福祿寬說非謂以安以侑尊之祖宗即福

也

鳧鷖二物皆居水中詩以樂得其所爲興興興意或云

止第二句或云至末俱無妨下四句緊承第二句說

來寧來宜等字俱就燕時見之寧釋象神之勞也宜

稱賓筵之盛也處得所安也宗尊之以賓禮也熏熏

和也成就也言福祿來成就乎尸也爲猶助也言福

來扶助之也下者自上而下易詞也福祿攸降以前

日祭祀言來崇以今日燕飲言今日之福猶前日積

之更高大也無有後艱泛就后日言非後日更爲尸也

假樂

此公尸所以荅鳧鷖也詩意以禱頌爲主只顯顯令德一語屬德德福之本也時講重此句作主亦不必作此詩者原主祝頌以致其感荷之私而已

時講俱首章述王者以德受命下三章詳子孫之賢以終首章自天申之之意而威儀二章又專嫡嗣言之看來亦多生支節不若鄭箋後二章徑說時王更

覺直詩人之體絕而實聯解而更起原不規規章灑文義況致祝之詞但前說沿習已久姑兩存之

首章假樂句輕只如詩樂只豈弟云耳令德故民人宜民人宜故受天祿末二句即從受祿而申言之顯顯德之光明也宜民者政教之善宜人者舉措之當即所謂不得罪於羣臣百姓也保如天保之保右如左右之右命如命令之命又保右命之不已便是申之

二章因上言以令德受祿有干祿豈弟求福不回之

意故又曰千祿百福此句不過引起下文下五句言子孫之多而又賢正百福之寔也穆穆是德之溫恭皇皇是德之純精庶者宜君嫡者宜王作聰明者狹小先人制度好逸豫者棄置祖宗成法繼體守文出此入彼故又以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頌之

三章抑抑秩秩無工夫總是脩德之驗凡國家制治必賴多賢之助率由二字甚有味凡人情相拂則怨生意相反則惡生意氣不合便委任不專便有姑舍爾所學而從我之意率由一心付託不以中制所謂

奉社稷以從如宓子賤治單父魯君曰今而後單父
非余之有也君之有也陳平受金數萬斤行間于楚
不問其出入如此纔是率由如此豈有不受無疆之
福爲四方之剛者乎
四章之剛句本上文來凡綱擧則紀自張故曰之綱
之紀上備言子孫之賢可謂知所重矣此章忽入燕
臣就從此生出羣臣之媚就從羣臣說出不解于位
民之攸塈善頌善禱之中曲寓規諷之意宛然一幅
喜起眞畫從筆端畫出朋友之燕太平之餘休也天

子之媚忠臣蕩盡之至愛也不解于位正是其媚愛中一種至誠懇切深情悃欵蕩不能自已處須知朋友之燕亦非安然一味享用便且天子之媚亦非感徼燕及之恩藉此報答君上君臣交儆上下一心一德此等光景非堯舜湯武在上稷契伊尹在下不能有此此假樂所以為盛世之音也

公劉

周之有公劉言乎其時則甚微言乎其事則甚勤稱時之甚微以戒其盈稱事之甚勤以作其怠此召康

公志也合七月觀之可作邠上風俗沿革志合瓜瓞觀之正可作周人述祖德詩此詩六章皆以篤公劉冠之周家以忠厚開基公劉厚之始也各就本章見意析分之一章遷豳二章相土三章營度都邑此與上章相土不同上是相其大勢此則卜居之後詳細周覽爲營建謀耳四章落成五章授田六章舊說總經營疆理之始終而賛美之余謂此不過敘其國都既定人民日繁以結通章之意爰衆而下乃承上邠居允荒而暢言之于邠斯館四句是文字敷衍點綴

渡卜處舟楫厲鍜原無緊要止基廼理亦檢帶之語耳安得遂以此爲總敘其始終乎

匪居匪康公劉當不窋失官竄身戎狄民生未安國勢未振不得不爾亦非專爲遷國而然場彊積倉正是其生聚深謀遠計慮疆場雖以經界言寔重耕墾上思輯用光不平思令其民脫侵侮橫加之苦正欲光顯其國不奄奄于荒涼險僻之地也弓矢等事亦不重足兵上遷國者務防閑森嚴一以壯國容一以防外患耳

于胥斯原猶言聿來胥宇下陟降處纔是而中擇旣庶三句只見得邑居未定民巳相安如此舊有云卽民之允協知邠之可都大謬順至邠而安之也宜畢至而盡安之也陟而復降正見其上下山原之勞珮服不過帶言不重亦非文事武備意

逝彼百泉二句廣原在百泉之側故逝百泉而瞻之下覯之審也廼陟南岡二句高丘在南岡之下故陟南岡而覯之上覯之審也下覯者覯其包絡之形方面之正上覯者覯其拱峙之勢向背之宜京師之野

屬下文山高而象居亦見此爲風雨之交陰陽之會故下四于時字緊承亦見其不能舍此他適耳處處以安身也廬旅以柔遠也言言出政令也語語謀政事也

古者宮室既成則舉落祭祭畢而燕故曰落成之燕于京斯依指京師已成都邑可依息也蹌蹌翔翔舉之貌濟濟脩飾之貌登依處兼同姓異姓爲下文君宗張本匏豕因此時物力未豐自應如此亦無訓儉質意但後人不可不思其儉質耳君宗俱就燕上見凡

創業君臣。與守成異。承平既成。堂陛森嚴。君臣之分不患不明。特患堂遠廉高。九閽萬里。上德下情。不相諳悉。故湛露蓼蕭燕飲之設。主于導和。創業之君。與其臣披榛斬棘。沐扶風。櫛靈雨。奚啻家人父子。上下之情。不患不通。特患分義未明。粗率簡易。如漢初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故燕飲之設。主于辨分。周之詩一則曰嘉賓式燕。一則曰不醉無歸。而此獨言君宗各有所重也。

東西爲溥。南北爲長。既溥既長。就芟夷墾闢之後言。

景岡相覩總是辨土宜以授民田之事景者審其方面使田畝有一定之向岡者審其形勢使田畝得高下之宜相陰陽則寒煥得宜遂生成之美觀流泉則灌漑有資無旱勞之患時說陰陽項旣景來流泉項乃岡來固是似亦不必只散敘爲妥有田必有賦三單者凡起徒役每家一人以其餘爲羨羨謂之副下公劉始遷滿三軍之數而止單者無羨卒也有田必有稅雖云徹田爲糧公劉方夏時未有百畝亦未必行徹特後人追論見九一之稅有所自始故以徹言耳

度其夕陽兼上辨土定則等事在内允荒單承夕陽句說

涉渭爲亂以通往來爲營邑鳩工取材計也以兩面夾居故曰夾以一面臨水故曰遡

洞酌

通詩重豈弟上此與他詩頌美之詞不同然語氣渾融亦只閑閑褒美而箴規之意自在三章閒看有以民歸民塈承上父毋者未是

洞酌以遠近相取彼此相益貴賤相資爲典豈弟君

子如今人稱聖天子一般只就王身上說民之父母是君子足爲民父母意正從豈弟得之不重民愛之如父母上攸歸如窮人無所歸義同不作歸附說攸塈亦是民賴以安息非已安息也

卷阿

讀此詩者須向音響字句間領取其盛世君臣喜起賡歌氣象召公元老重臣憂盛危明一腔忠藎瀝肝披膽却不作一衰颯語亦不作一規戒語只將太平極好事著力敷陳揚厲而諷諫之意自見如二三四

章巳將福祿壽命說到極至處而曰彌性曰俾爾言外見若不能彌并今日所享者亦不能知然召公不言也味俾爾語意性非一人所能自彌巳舍下用賢意在五六章極道賢才輔君之効七八章極道賢才効用之思言外又見不引不翼則爲則爲綱亦成虛話多吉人吉士見非國之無人可用也媚天子媚庶人見非賢之無以自効也但君子不使則亦無如之何耳然此召公亦不言也九章喻君臣感召之機明明歸重君上而末君子之車四句詞若不可止而輙

止意非不可盡而不盡末二句復以作詩之意終之夫召公之矢音不爲不多矣曰不多非謙詞也忠愛無已有言若無言若以爲君倡臣和之常耳無多詞也三復之可想盛世氣象亦可見大臣風度大臣告君涉一庶僚諫諍語氣不得後世忠不足而言有餘加賈誼于漢文爲痛哭流涕之說憂國誠深然其言太過無優游不迫之意帝退而觀天下之勢不至于此則一不加信然後知古人之不可及矣

首章敘其事以發端卷阿言其地也飄風言其時也

來游而歌因歌而公矢其音若無意於進規者然指顧河山翠華來往已與舜彈五絃時同一氣象公之矢音又何異賡載之歌乎　竹書紀年成王游卷阿在三十三年間公治成之後

泮奐三章總是歆動他而語意一步進一步始言令之享休明而願其求保次言令之享疆土而願其永君三言令之受天祿而願其永受全福伴奐是無係累優游是無拘迫只形容當日太平無事光景游字承上來游說游則休矣彌性作終其壽命似是而非

逸主恣情與王養性性即孔孟所謂性也彌滿也滿性之量自然能似先公酋酋善終也善終曰似先公先公亦有以致之非浪得者

土宇之無紊亂無侵陵車書一統曰皈章不震驚不搖動河山鞏固曰孔厚孔厚承皈章來含百神主在內

受命長茀祿康正是純嘏而常保其命與祿便是純嘏爾常㓜冲踐祚便是長盈成撫運便是康

有馮二二章是言得賢之益然上章說到此不必累

推原使少和平之氣但說得賢自輔之益使是四有字是無所不備足以待用之意以引以翼以字郎所謂維君子使維君子命也引如引君當道之引翼如如予爲汝翼之翼四方爲則四方則之矣非君子足爲則之謂

顒顒章過接當云德之足以爲則何如此承以引以翼來上言用賢自輔便接以四方爲則然未嘗言其所以脩德者何如故此擧其脩德之全言之顒卬德之形外者尊嚴也圭璋德之存者溫美也聞問之昭

也望雲日之瞻也綢即與假樂篇同義

二藹藹王多吉士字字可味小人之在國家全是一團陰凝乖戾之氣君子全是一種陽明和煦之氣故曰藹藹小人于國爲妖孽君子于國爲禎祥故曰吉曰王則天子之所有矣多則用之不可勝用矣維君子使維字意絕可會見得王不能用則已如用之隨王所使定有一个報効所在

鳳凰章即上章鳳皇之說借勢作喻以發君臣感召之機上四句只並舉鳳皇梧桐二事下纔以萋萋二

句打合之見其兩相感應處鳳凰鳴高岡梧桐生朝陽各兩句作一句讀若上謂鳳凰必于高岡梧桐必于朝陽下便難通然鳳而曰高岡亦見靈鳥之處自高梧桐而曰朝陽亦見治朝之色自耀也

君子之車四句只見得車多不獨可以供宸游馬多不獨可以備法駕用以待賢是意中事非口中語矢詩不多正與矢音相應遂歌不是推原不多之故言吾所矢之詩能有幾何不過繼王之歌而賡載之未發中心所欲言也此詩雖以戒王還以賡歌為主故

語多諷而無規切之詞

民勞

厲王之世衛巫監謗道路以目穆公此詩雖以戒同列寔刺王也詩意以禁奸爲主奸不禁則民不安自然内亂京師外訌四國朝廷濁亂君心顛倒而王國亦隨之矣通章無縱詭隨句最重故章章有之小人禍國只是一味詭隨大氐居高位者多喜軟熟惡剛方小人欲進其身亦必未命先唯未令先諾陽順其意陰匿其奸人主不察而信之于是逞其無良之志

肆其嗜欲之口窮其罔極之惡露其醜厲之狀牽連固結遂其繾綣之奸宼虐播于下民而王國因之以壞故不徒曰隨而曰詭隨隨者不詭不過臧獲下賤奔走承奉之態隨者不詭雖敦懿操亦無進身之路合此二字眞可謂曲盡小人情態矣無縱者明以辨之斷以絕之决不姑息無縱則檢束而不敢恣是謹也沮抑而不敢動是遏也各章末二句或正規之或誘之或責之有反覆丁寧之意在

民亦勞止亦字與汔可字相應曰可雜此時爲可它

卟將不及也曰汔曰小皆不敢過望之詞開口便唱此二語已自淒絕中國四方雖治自有漸然先後意不可太泥無縱四句一連說下小人一切君權無所不至緊要只在無縱二字惟無縱所以謹之遏之寇下以字自見憯不畏明緊項上句謂遏此寇虐小民不畏明命之人也柔遠句都是除奸之後惠澤可徐布說然不如就無縱上說亦好葢小人在則遠近騷然去卽安矣能如相能之能書言柔遠能邇曰難壬人詩言柔遠能邇曰謹無良言下凛凛

小休之休以民之休息言王休之休以王之休美言逑民聚也不必指定中國渾渾還他民字便包含了惛怓不止利口有恃寵得志足高氣揚之意無棄爾勞當時非有除姦之勞在先只泛就平日勤勞王室說不過往來其詞以誘之姑云云耳大都小人當去有人心者便知之但慷慨發憤志難堅定奸黨難援多至于畏避調停其禍愈烈故詩人之戒及之此于詩意雖小遠理寔如是

敬慎二句親近有德正是遠奸妙着如陳丞相平呂

安劉必先交驩太尉狄梁公欲除武氏而廣收賢才以自輔正是此意敬威儀者自治不謹君子亦望然去之此又親賢之本也

正指國家綱紀法度言敗者敗壞之意反則全無正矣戎雖小子二句憂其責任之重授以除姦之擔也玉欲玉女二句告以主眷之重望之謀國之忠也通詩反覆詳委言之不已故曰大諫

板

朱子以此詩爲切責其僚友用事之人而義歸于刺

王詠詩意信然五章而上猶是責僚友之詞六章而后則已漸及于王矣此詩光景詞旨大略與小旻相發三復之想見當日小人恣睢于朝廷之上無日無天妄言妄傚天子不能知羣臣不敢問詩人大諫之旨全在出話不然二句而融會通章語氣為猶不遠又于出話不然中見之蓋衰世亂亡之階邪人盤據必先以議論熒惑人心是非已亂乃紀綱法度從之漢唐宋三季之政及于今日罔莫不然三代而上可知也首章已盡通詩之意餘俱本此而暢言之上帝

二句著亂形也出話四句窮亂本也猶之未遠二句述巳作詩之志也下文說方難方蹶方虐方懠天之牖民天之怒天之渝日明日旦或正言之反言之皆以終板板之意說民洽民莫民之殿屎民之多辟或正言之或反言之總以終卒癉之意因出話之不然因進之曰詞輯日詞懌而憲憲泄泄囂囂謔謔蹻蹻夸毗又俱是靡聖管管不寔于亶的樣子歷舉而模狀之而後乃進之以牖民懷德敬天蓋不然不遠其靡聖管管等處都緣不敬生來致天災人亂不可救

秉故敬天是第一義而敬天之實只一懐德大諫之意舍此更無餘事矣牖民又因前卒癉而帶言之首章已總通章意上帝下民二語不平是巳然事出話二句亦側重出話邊些覷後面種種如詞輯詞懌卽夸毗注亦就大言諫言說可見靡聖二句正其所以不然不遠處小人毫無忌憚毫無眞寔一味威福變詐言下可想二三四章皆反覆形容此四句意也猶之未遠卽上爲猶猶不遠同有謂上專以謀畫言下統以計慮言者不必

二章承上大諫而言其所以諫之意。以天之方難方蹶而遹憲憲泄泄故也。詞不止號令。凡廟謨國計謀猷議論皆在內。所謂輯懌乃是平心易氣獻可替否忘形順理和協調劑之意。爾我同心以釐庶政便能爲民造福。故洽莫之効臻而卒癉者蘇難蹶之天定而板板者安也。

我雖異事三章正形容其靡聖管管不寔於亶。三章誘之使聽其言也。四章懼之使不得不聽其言也。五章又承第四章之意。上但言其憂。此則直言其所憂

者在此以切責之多謂積惡愈多也熇熇如火之盛也夸則驕矜毗則讒諂皆所謂喪其威儀者也如此光景正人君子或束手旁觀或屏跡閉處安得不戢尸乎民之殿屎二句自今日言喪亂二句就後日言則莫我敢揆有不敢戲談之意

天之牖民在天之開民上說而上之化下即于此中看出無兩層牖所以開室之暗者也壎篪以聲相感圭璋以形相比取攜以手相得皆言其易攜無曰益言求之即得而無費于已以益之也民之多辟即不

洽不莫也自立辟卽不然不遠也

价人人之有德望者也大師百姓也大邦方伯連帥也大宗貴族大家也宗子宗室也懷如懷抱之懷與論語懷德同例六者之中德旣爲本則懷德宜總在後而留宗子維城于後者接下城壞故也無俾無獨二無字是着力字無道之至親戚叛之故落垣屏翰城五者並舉而獨以城壞與懷德申言之章法錯綜變化

此章提出敬天正與前板板相應戲豫者慢易之心

馳驅者自恣之態前曰無然者戒詞也此曰無敢者實事也下四句又言天之不可不敬曰明曰旦曰及爾開眼處便是天矣曰出王曰游衍逢著處便是天矣又何處可逃躲容人放肆得